



江湖異人傳



平江不肖生著

14256



# 江湖異人傳提要

平江不肖生著

本書以一異人爲主人翁。中間情節。離奇變幻。不可究詰。有千里眼之奇術。有順風耳之神通。言遊戲。則能空中搬運酒食。言實事。則能平地立破奇情。而揆之于事實。至確至當。初非絕無理由可言者。誠有封神傳之熱鬧。而無其荒誕。有西游記之雋妙。而無其怪妄矣。箸者不肖生。夙以小說鳴於時。前刊行江湖奇俠傳。江湖怪異傳二種。久已膾炙人口。今得此書。鼎足而三。凡有小說癖者。幸弗錯去不讀。



# 江湖異人傳目錄

第一章	楔子	一
第二章	千里眼與順風耳	四
第三章	奇病奇治	一六
第四章	原來是你	三〇
第五章	空中飛來酒食	四〇
第六章	風雪之夜	四八
第七章	不可思議的偵探術	八
第八章	算命何用算盤	七八
第九章	怪雀牌與怪名刺	八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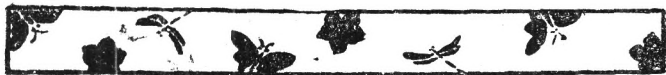
江湖異人傳 目錄

第十章 神仙師傳

.....

二

一〇二





# 江湖異人傳



## 第一章 楔子

這篇記事的材料十成中有兩成是我親目所見八成是得之誠實可靠的友人於今將他詳細寫了出來在看官們的眼光看了這一篇滿紙荒唐神怪的文字未必不存一個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和看封神傳西游記一般的念頭但是此刻的我在提筆記述這一回事腦筋中覺得有三種缺恨三種甚麼缺恨呢第一是恨我自己的文筆太惡俗每次提筆作文詞不達意的地方太多有許多曲曲折折的情事我這惡俗的文筆不能

描摹盡致。不能使看官們對於文字上發生一種美感。若在平日作那些不相干的小說和種種消遣的小品文字。却媽媽糊糊的胡謔一會子。所記述的事。半是空中樓閣。文筆所能達得出的。就寫了出來。達不出的。便不寫他也罷了。文章對不住事實的時候。還少。惟有記這一篇的事。不能由着我這枝筆亂寫。我這枝筆。既是惡俗。將事實寫出來。必不能使看官們發生美感。則是我的文字。對不住這一篇事實了。我的文字對不住事實。便是我本人。對不住做這事實的人。和那幾位誠實可靠的朋友。所以這是我對於這篇紀述的第一個缺恨。第二是恨我自己。不曾研究過神學。對於此篇所紀述的事。不能說出一個所以然來。使看官們見了。增加信任的心。甚且認作西游封神



等一類像思造的神話第三呢是恨我緣分淺薄不得多與篇中記述的異人周旋耳聞目見的情事有限卽盡情寫出來仍不是彷彿其本領之萬一祇是我未提紀述這篇事實之先已有了這們大的三種缺憾不好就放下來不寫的吗這却又辦不到因爲我一腔好奇的念頭驅使着我時時刻刻不能將這些事放下風晨月夕親朋過從的時候將這些事一件一件的翻出來作爲清談的資料親友總是聽得忘飢廢寢動輒連宵達旦在他人或者以爲甚苦而我因被一腔好奇的念頭所驅使乃欣然而樂道之自居滬作文字苦工以來曩日聚談的親友都天南地北莫說幾年來不能相見一面便是音問也很稀少我好奇的念頭結果所得來的一肚皮奇聞怪事遂無從宣



洩西廂記上頭說的好。除紙筆代唇舌。千種相思向誰說。我於今也是除紙筆代唇舌。千種奇聞向誰說。我做這篇的意。已說明了。畢竟異人是誰呢。有些甚麼奇聞怪事呢。待我一件一件的分作一篇一篇的。在下面寫將出來。



## 第二章 千里眼與順風耳

戊午年十一月。我從漢口到上海來。寄居在新重慶路一個姓黃的朋友家裏。我這朋友。夫妻兩個。也是在上海作寓公。年齡都在三十上下。兩夫妻好奇的念頭。和我也差不多。我住在他家。終日所談論的。自然有大半。是我平日由好奇之念。得來的。

奇聞怪事了。這日黃昏時候，我們三人正圍火爐坐着談鬼。忽然來了一位朋友。這位朋友姓張，因他排行第四，我們大家都叫他張四爺。張四爺進房脫了外套，我們就騰出點坐位來，給他坐了。他即笑着問道：你們正在這裏說些甚麼？我太太嘴快，搶着笑說道：我們正在這裏，青天白日談鬼話呢。說時隨用手指着我道：老向肚子裏的鬼話最多。在這裏住幾天，也不知談了多少的鬼了。張四爺聽了，便笑嘻嘻的問我道：你



在門外聽得聲音，好像說得很有趣味的樣子。黃

肚子裏有許多的鬼。畢竟眼睛裏見過鬼沒有呢。我搖頭答道。實在不曾見過一次鬼。你是這們問我。難道你是真見過鬼嗎。你又何妨加入我們這談鬼的團體。談些親眼見過的鬼來聽聽哩。張四爺也搖着頭道。我也不曾親眼見過一次。但是我此刻同住的。有一位姓陳的先生。他實在是驅神役鬼的本領。他這本領。我却是親眼見過的。我們三人當下聽了這話。登時都覺得比談那些虛無飄渺的鬼。更加有趣味些。不約而同的齊聲問張四爺。見了些甚麼驅神役鬼的本領。而且都一疊連聲的催着張四爺快說。張四爺道。這位陳先生和我同住了將近一個月。直到前夜。我才得領教他的本領。知道他是一個很奇怪。很有研究價值的人。我祇知道他姓陳。至今尚不知道他

叫甚麼名字。他初來我那旅館的時候。據我那旅館主人向我說。這位陳先生是湖南平江人。才從廣東到上海來。全沒一些兒行李。這們寒冷的天氣。他身上還祇穿一件青大布夾袍。其窮就不問可知了。因碍着一個介紹人的面子。不能不給他住下。開給他吃的伙食。和住的房間。祇怕是肉骨子打狗。有去無回。我當時聽了這些話。也不在意。出門人在外短少了盤纏的事。本來不算甚麼希罕。況且這位陳先生。還有一個有面子能介紹他到旅館裏來住的朋友。就祇少了點行李衣服。更是極尋常的事。一晌也沒人將他擱在心上。到了前天夜裏。旅館主人到我房裏來閑談。因我和他認識得久。我住在他旅館裏。他一得閒。就到我房裏來坐。前夜他來了。笑容滿面的向我說道。

張先生你說看人是不容易麼。我就點了點頭道。那是自然。古人不是說了。知人難。知人則哲的嗎。你說這話。是看誰看走了眼麼。主人伸開那巨靈掌。在他自己大腿上。拍了一下道。你知道我前次和你說的那位從廣東來的陳先生。是個甚麼樣的人麼。我說不曾見過面。怎得知道。主人舉着大姆指道。這人有神出鬼沒的本領。真是了不得。你也是一個老江湖。這種人。倒不可不見識見識。我說你怎麼知道他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哩。主人道。我家裏這個癱廢了的姪女。你是見過的呢。他不是從兩三歲上。就害筋骨痛。直病到此刻二十二歲。手足都卷曲得做一團。已成了廢人的嗎。不知陳先生聽得誰說。知道我家裏有這們一個廢物。前幾日忽然向我大小兒說。你不是有一位



殘廢了的姐姐麼。大小兒自是答應有的。他說曾請醫生診過，沒有哩。大小兒見他問得沒有道理，隨口搶白他道：沒請醫生診過，兩三歲害筋骨，還能活到二十多歲嗎？他受了大小兒的搶白，也不生氣，仍是和顏悅色的說道：那麼筋骨痛是已經診好了嗎？大小兒更加不高興道：診好了時，也不說是殘廢了。他還是不介意的樣子說道：你府上的人，也都願意你姐姐的病好麼？大小兒再也懶得答話了。提起脚要走，在這裏就很奇怪。他見大小兒提起脚要走，忽然打了一個哈哈道：你定要走這們急，得仔細你自己口袋裏的東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獲了。難爲情呢。大小兒已走出了房門，一聽這話，心裏不由得吃了一驚。原來大小兒不成材，最是愛嫖，我早知他不上正路，橫豎

一文錢也不落他的手。他在外面東拉西扯的欠了好些嫖賬。這日是小月底。實在被逼得沒有法子。就起了不良的心。乘他妻子不在跟前。偷開了首飾匣。拿了一朵值洋四五百元的珠花。一對八兩重的金鐲。打算去當店押了錢還賬。祇因見我坐在客堂裏陪客。他是虛心人。怕我問他去那裏。祇得到這陳先生房裏。想胡亂支吾一時半刻。等我送客走了。便好出去。他偷這兩樣首飾的時候。房中並沒有第二個人。陳先生的房間。相離得很遠。並且小兒的房在樓上。陳先生的房在樓下。這兩樣首飾。又是放在貼肉的一件小褂口袋裏。外面罩着皮袍皮馬褂。見陳先生是這們說出來。小兒如何能不吃驚呢。但是這時我已送客走了。客堂裏沒人。打陳先生房裏出來。便是客堂出

客堂便是大門。小兒雖是吃驚，祇是心想跳出大門，就不要緊了。這時客堂無人，還不趁此出去，更待何時？所以雖聽了陳先生的話，也不回頭，三步作兩步的一溜，就出了大門。誰知事真湊巧，他剛溜出大門，劈面正撞着他妻子。他妻子因昨夜見他唉聲歎氣，說話露出沒錢使用，要找當頭去抵當的意思來，已就存着提防他偷首飾的心了。這日見他的馬褂不在衣架上，打開首飾匣一看，獨不見了這兩樣貴重的，急得問話的工夫都沒有，匆匆忙忙的追了出來，以爲若是走的不遠，還可以追趕得上。追到馬路上，兩邊一望，不見一些兒影子，一時不能決定，須向那一邊追趕。我這門口，不是住了一個起課算命的先生嗎？他妻子沒了主意，就想回頭起一課，看是從那一邊追

趕的好。也想不到迎面撞個正着。張先生你說。他妻子到這時候。還肯放他走麼。遂一把扭了進來。硬從小兒身上。將兩樣首飾搜了出來。還吵鬧了好一會。直待我聞聲出來。每人罵了一頓。才算完事。小兒這時就深很覺得詫異。陳先生住在樓底下房間裏。從來不曾去過樓上。並且獨自在樓上悄悄的幹的事。陳先生怎知道這般明白呢。



悔不該不聽陳先生的話。竟被自己老婆破獲。弄得怪難爲情的。祇是心裏一邊悔恨。一邊

又怎知道我妻子在門外。我一出去就會破獲呢。這不是太希奇了嗎。小兒心裏這們一想。立時又走到陳先生房間裏。一看陳先生已躺在床上睡着了。小兒也來不及講客氣。跑到床跟前。幾推幾搖。把陳先生推搖醒了。翻着一雙白眼。向小兒說道。我要和你說話。你就急急的要跑。此時我要睡覺。你却又來吵我。了。小兒說道。你的話真靈驗。我口袋裏的東西。竟被我那不。懂情理。不賢良的老婆搶去了。不過你怎麼知道的。比親眼看見還要明白。是個甚麼道理。你倒得說給我聽。你說話既有這們靈驗。我還有事。要請你幫忙。陳先生翻身坐起來。裝作不理會。的樣子說道。你說甚麼話。我不懂得。小兒着急道。就是剛才的事。你怎麼說不懂得呢。剛才我從這裏走出去的時候。你不

是打了一個哈哈。接着說道：你定要走這們急，得仔細你自己口袋裏的東西，不要被你少奶奶破獲了。難爲情的嗎？於今你的話應驗了。我特來問你，你不要故意裝糊塗罷。陳先生仍是搖頭道：沒有這回事。就是有我的脾氣不好，不論甚麼事，我睡一覺就忘了。小兒更急得躁腳道：那有這們個脾氣，故意裝糊塗罷了。我剛才明明白白的，在這房裏，你還尋根覓蒂的，問我那殘廢姐姐的病，我心裏有事，問得我不耐煩了，就走到此刻，還不上半點鐘，你就是睡，也未必睡了一覺，你這糊塗裝得我不相信。陳先生見小兒那般着急的情形，方笑着說道：東西已經搶去了，還說甚麼呢？我又不是神仙，不過我兩隻耳朵，比你的耳朵靈些。你在我這裏說話，你少奶奶在樓上開首飾匣點

查首飾口裏罵你沒有天良。揀貴重的偷了去。還嫖賭。一面罵。一面下樓向外面追趕。我都聽得清楚。又看了你那不安的神情。不住的用眼探看客堂裏。我心裏已猜透了。所以能說的這們靈驗。難道我真是個神仙。能知過去未來嗎。陳先生和小兒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正在隔壁房裏。祇間了一層很薄的木板。因此一句也聽到了耳裏。心中不由得暗恨小兒太不成材。陳先生坐在樓下房間裏。一面和人說話。還一面能聽得隔十幾間房的樓上。人家老婆在那裏開首飾匣。點查首飾。並聽得出罵人的話來。這種精明。還了得嗎。小兒聽了。竟不在意。好像肚皮裏。還在那裏思量。你既是一般的用兩耳聽得來。也算不得希奇了。就求你幫忙。也不中用似的。聽完陳先生的話。一聲不

響就走了。



第三章 奇病奇治

我當時聽了，倒覺得奇怪的很。即走到陳先生房裏，恭恭敬敬的一躬到地說道：「我在隔壁聽得先生和小兒談話，不由得我欽佩到十分。小兒糊塗荒謬，何足以知道先生的本領。承先生關心舍姪女的病，感情不淺。陳先生見我進房，是這們說，却不裝糊塗了。隨口謙遜了兩句，讓我坐下說道：『我住在這房裏，因時常聽得一種聲音，彷彿小孩坐的搖籃，四個小輪盤在地板上滾着響。』」是那聲音很沉重，推行得很遲緩，揣想必不是小



孩十九是殘廢的人不能行走。才用這種推床。然這殘廢的人若是男子。終日在內室裏推來推去。必然悶氣難過。隔幾日總得推到外面來一次。縱說此刻是冬天。推出來畏冷。但不在冬天。必是要出來的。這旅館的房屋。我知道是主人自己構造的。那麼府上既有殘廢的男子。須用推床推着行走。這房屋建築得不到十年。當建築的時候。從內室到外面的門。爲甚麼不做安得上拆得下的呢。像這樣高的門。要把推床推過來。不是要幾個健漢來扛抬嗎。並且我聽在內室推行的聲響。可斷定接連幾間房。都是沒有門。所以我能猜出是個女子。張先生你說。這位陳先生的心思。有多細密。我聽得主人述這一段話。我心裏也不由得很欽佩。並佩服那旅館主人的心思。

力也都不錯。黃太太就在旁邊插嘴說道：這怎麼算得是驅神役鬼的本領呢？這不過是現今最流行偵探小說當中的偵探本領罷了。張四爺笑道：我的話還不曾說完，你就下起評判來了。自然尚有後文在下面。我當時問旅館主人道：他說過了，你怎麼說呢？主人道：我說陳先生的醫道想必是很高明。舍姪女從小就害筋骨痛，到於今已差不多滿二十年了，不知還能治不能治。陳先生道：醫道我雖略知道些兒，此刻不曾見着令姪女能治不能治，却說不定。我說那是自然，我其所以說還能治不能治，是說已經二十年的老病了，又是最難治的筋骨痛，以爲已是沒有望治的希望了。據先生說來，就是年代久遠的，也有能治的希望嗎？陳先生笑道：若絕沒有能治的希望，我也不

說要見面的話了呢。我聽了自是又驚疑，又歡喜。驚疑的是二十年來不知診過了多少明醫，不曾診好，並都說這種病，祇要過了三年五載，便沒有診治的希望了。而這位陳先生居然說年代久遠的能治。這話不但我驚疑，料想張先生初聽了，也必是很驚疑的。歡喜更是常情，不必說了。我即時一面教人知照，敝內一面請陳先生同到舍姪女房裏。他也不看脈，也不問甚麼話，祇要舍姪女提高嗓子用力喊一個歌字。舍姪女害羞不肯喊。我和敝內勸喻了幾遍，才輕輕的喊出來。陳先生聽了道：「喊低了不行，得盡着氣力喊一聲。」我可立在隔壁房裏聽。舍姪女見說可以在隔壁房裏聽，覺得比立在跟前聽的好些。我陪着陳先生到外面房裏聽，得舍姪女喊了幾聲，那聲音都很高。

很長。陳先生向我點頭道：「還好，大概有八成能治的希望。不過多年痼疾，須多費些時日。我問須多少日子？」他低頭思量了一會，答道：「計算至快，也得半月二十日。」我道：「我說祇二十日工夫，便能完全治好嗎？」他笑道：「若是治不好，便二百日也是白費工夫。治以爲要開方子服藥，拿出紙筆來，放在桌上。」陳先生問我道：「這紙筆是拿來開藥方的麼？」我點頭應是。陳先生道：「若是開藥方，



得好，有二十日，縱相差也不遠了。我當時心裏也不免有點兒不相信的念頭。祇是他既說的這般容易，且看他怎生治法。敝內

服藥。祇怕服到明年今日也難望治好。我治這病。一劑藥也用不着吃。你祇去油行裏買一擔桐油來。預備一口新鍋。一爐炭火以外甚麼也不要。我一聽他這些話。登時又起了一種疑團。何以呢。去年有一個江湖上行術的人。在三馬路這一帶。給人治臉上的麻子。聽說也是用鐵鍋燒一鍋油。行術的人却先擦了些藥在鍋上。鍋裏的油。一輩子也燒不紅。他伸下手去一點兒也不燙。在旁邊看的人。就以爲了不得。相信他真能治麻子。是這們騙錢也騙了不少。後來不知怎麼被那請他的人家知道。有心算計無心的。乘行術的人不在意。換了一鍋油。在火爐上燉着。油是一不滾。二不出氣的。行術的人那裏想到有人暗算呢。才伸下去五個手指。可憐痛得他大叫哎喲。旁邊看的人。

都哄着笑起來。行術的人，知道上了當，那裏還敢說甚麼。一手捧着那燙去了皮的手，痛得淚眼婆婆的走了。我這時聽得陳先生也說要鍋要油，那治面麻的笑話，自然登時記憶起來了。禁不住一連望了陳先生幾眼，一時不好怎麼答應，忽轉念一想，那行術的是講定了價錢，不過借着這玩意兒好行騙的，並且騙錢到手就走。這位陳先生住在我旅館裏，果是治的好，我自應重謝他。若治不好，料他也不好開口問我要錢。他既不是騙錢，倘沒有真實本領，又何必丟人哩。我看他是個很精明的人，決不肯幹這種無意識的事。我有這們一轉念，遂問道：用得着一擔桐油嗎？陳先生點頭道：一擔還不知道夠不夠呢。我又問道：要承得下一擔油的新鍋麼？他說不要，祇要承得下十多

斤油的就行了。我說不要旁的東西了麼。他說甚麼也不要。我說一擔油。作一次用嗎。他說一日用一鍋。用過的不能再。若是半個月治得好。一擔油就夠用。治不好。再每日去零買。也不要緊。這一擔是不能少的。我口裏答應了。心裏計算。且買十多斤來。看他治的效驗怎樣。他既說半月可望治好。當然一次應有一次的功效。新鍋火爐。家裏都有現成的。備辦好了。我就請問他。何時可以施行診治。他說那鍋油燒紅了。沒有呢。我說因先生不會吩咐。要怎生燒。火爐新鍋和桐油辦齊了。祇等先生吩咐。就這個把油傾在鍋裏。安在火爐上燒嗎。他連連點頭道。是我問火爐。應擱在甚麼地方。他說自然是擱在病人房裏。於是我教人照他的話辦了。那鍋油燒得出了黑烟。我二小兒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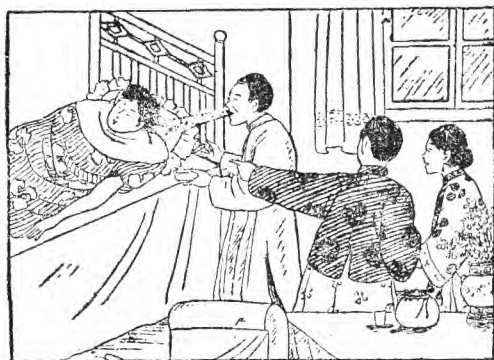
皮在廚房裏切了一薄片蘿蔔丟入鍋裏一轉眼便焦枯了。我這時才邀着這位陳先生同到病人房裏病人斜躺在一張沙發上。陳先生走攏去和病人相離約有二尺來遠近睜開兩眼望着病人從頂至踵打量了一遍又閉着兩眼口中像在那裏念甚麼咒語好一會才張眼向我說道請你的太太來把姪小姐的四肢露出來我方好治他的病我一聽要把我姪女的四肢露出來就很覺得爲難並不是我固執這治病的事原不能說害臊的話不過我姪女的脾氣我是知道的面皮最是嫩薄他如何會肯當着面生男子把自己的四肢露出來呢就是敝內去動手也是不中用的因此躊躇不好說行也不好說不行陳先生見我躊躇就說道你着慮姪小姐不肯麼我趕忙點頭



道：這孩子的脾氣古怪得厲害。陳先生不待我說完，用手指着病人道：「此刻已不能由他不肯了。你祇要你太太動手去脫就得哪。」我低頭看我姪女，已垂眉合目的，睡得十分酣美的樣子。暗想：怪呀！我進房的時候，我姪女分明光着眼望我。那有一些兒睡意。並且這房裏人多，又在白天，更明知道有男子進來替他治病，他怎的一會兒倒睡着了呢？這不待說是這位陳先生剛才閉了眼念咒的作用。我一時佩服這位陳先生的心思，陡增到十二分了。正待開口叫敝內，敝內已在後房裏聽得明白，即走出來，到我姪女面前，湊近耳根，輕輕喚了兩聲，不見答應。在胳膊上推搖了兩下，也不見醒。凡在旁邊看見的人，沒一個不驚奇道：「異敝內見叫喚推搖都不醒，才放心將四肢脫露出。」

來。陳先生左手握着病人的一隻手，右手隨意插入油鍋裏，還攪了幾下，掬了一手熱油，徐徐在病人手臂手腕上揉擦。擦一會，又到油鍋裏掬一手油，看他嘴唇不住的顫動，好像仍在念咒，擦完了右手，擦左手，兩手擦完了，就擦兩腳，足足擦了一點半鐘，才住手。向我要一杯冷水，我端了杯冷水給他，祇見他用左手屈曲中指和無名指，在茶杯底下，其餘三個指頭伸直，扶住了茶杯，右手伸直中指，餘四指都拳曲，在水中畫來畫去，大約是畫符，口裏跟着念咒，這回念的聲音，就比前兩次大了，但是也聽不出念的是些甚麼話，很容易的，念畫都完了，即喝了一口冷水，向病人身上噴去，一連噴了幾口，把水噴得沒有了，匆忙拉了我出來，我不知爲甚麼這們慌急，倒嚇了一跳，來到

外面問道。先生有甚麼事。他說並沒有甚麼事。我說怎的。這們急的拉我出來。哩。他笑道。不爲旁的。因姪小姐。卽刻就要醒來。恐怕他見自己。露着四肢。又見有男子在跟前。面子放不下。你



吩咐了。敝內說陳先生才跨出門。病人就醒來了。一看自己的四肢都打出了。面上羞的。了不得。兩個眼眶兒都紅了。幾乎哭了。出來。照着話囑。應是。卽叫敝內。動彈麼。我點頭。能隨着心想的。的伸縮幾下。看。肢脹痛可略略。咐他。若覺得四。去教你太太囑。

出來勸慰了多少話才好了些。正說四肢脹痛的厲害，你這裏就叫我出來了。我點頭教敝內進去，依話囑咐。我就陪陳先生回到他住的房裏，問他明日仍是如此治法麼？他說是的。我心裏急想看病人受治後是如何的情形，即辭出來到舍姪女房裏。見房中的人都是喜形於色，已知道是很有效驗了。敝內對我說：二十年來不曾有過知覺的手腳，此刻忽然能動，能緩緩的伸縮了。陳先生的本領真神奇得駭人。我聽了這話，自然歡喜得不知要如何敬仰這位陳先生才好。連今日已經治過了四次，舍姪女的手已經端碗拿筷子自己吃飯了。陳先生說：看這情形，半月後包可全好。張先生你看，像這們神妙莫測的醫道，怎能叫人不五體投地的佩服。張四爺述到此處，立起身從

桌上拈了一枝香烟，拿自來火擦着，坐下來呼呼的吸。黃太太也起身斟了杯茶，遞給張四爺，笑道：「你說了這們久，祇怕口也說乾了，喝口茶潤潤喉嚨。」張四爺喝着茶，笑道：「我這說的，不是我親眼見的。我昨夜所見的，還要神奇幾倍呢。姓黃的朋友問道：「這人還住在你那旅館裏麼？」我們可不可以去看看他呢？」張四爺道：「我那旅館主人的姪女，病未全好以前，這人是不會走的。二十多年的痼疾，好容易才遇着一個這們好的醫生，恰又住在自己開的旅館裏，豈肯不待治好，就放他走？」黃太太問道：「這人就祇會治病，還有甚麼別的本領？」張四爺笑道：「若祇會治病，我也不這們佩服他了呢。我且把我昨夜親眼所見希奇古怪的事，說給你們聽。這人的本領，你們就更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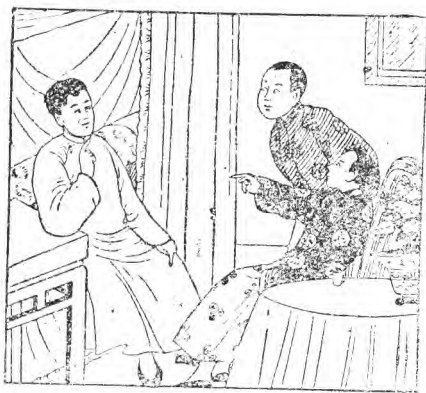


## 第四章 原來是你

張四爺接着說道。前夜旅館主人向我說完了那一篇話。我自然也表示相當欽仰的意思。就對主人說道。我在江湖上也混了四五十年。像這般奇怪的人。倒不曾見過。於今既是同住在一處。又有你可爲我紹介。豈可當面錯過。不去拜會拜會嗎。但不知此刻不會出外麼。旅館主人很是熱心。連忙伸鈴。叫了茶房進來。問道。你知道七號房間裏的陳先生。沒出外麼。茶房道。七號陳先生麼。他從來不大出外。此刻多半又在床上睡呢。主人點點頭。對我說道。就紹介你去會他好麼。我說。何妨。且教茶

房去看看他若是睡了。我們就不好去驚醒他。主人大笑道：沒要緊。他在我這裏將近住了一個月。我們見他坐着的時候很少。終月祇見他睡在床上。他又不怕冷。身上穿的衣衫單薄。我們起初以爲他是怕冷。睡在被裏煖些。誰知他並不多蓋被。我這裏從十一月初一日起。每間客房裏的床上都是兩條被。一厚一薄。他把厚的不要。捲起來擱在椅上。祇蓋一條薄的。還是隨意披在身上。房裏也不要火。你看這幾日的天氣有多冷。祇就這一點觀察。他的本領。卽已不尋常了。我應了一聲。是說道：他既是睡的日子多。我們去會沒要緊。那麼就走罷。於是我卽同館主人下樓。到七號房門口。館主人用兩個指頭。在門上輕彈了兩下。便聽得裏面說是誰呀。儼管推門進來呢。我的平江

朋友最多耳裏聽平江話聽的最熟陳先生一開口我便聽出是完全的平江口音了推門進房一看果是曾睡了才從被裏坐起來的樣子館主人指着我給他紹介我拱手說了幾句仰慕的客氣話這位陳先生的應酬言語却不敢肯隨意使出甚麼手段來給我看祇得和他閑談提出幾位平江朋友的名字問他看他認識不認識提到朱翼黃的名字他






微微的點頭笑道：我來住這旅館，就是翼黃紹介的。他還約了今晚到這裏。張先生和他有交情嗎？我聽了喜笑道：翼黃是我的把兄弟，二十多年的交情了。可惡他紹介先生到這裏來住，明知我也住在這裏，竟不給我引見引見。他今晚不來便罷。來了我必得質問他。館主人笑道：今夜風大雪大，翼黃未必能來。我也不知道翼黃和張先生有這們厚的交情。若知道也早說了。大家正說笑着，翼黃已走了進來。我一見面就跳起來，一把抓住翼黃的衣袖說道：你倒是個好人。陳先生這們奇特的人物，你帶他到這裏來住了將近一月，就瞞着我，不給我。知道今日若不是館主人對我說，給我紹介，真要兔之交臂了呢。你自己說對的住我麼？翼黃也不答辨，舉手指着這位陳先生道：你


老哥自己去問他。看是我。不給你老哥紹介呢。還是他。不肯給人知道。老哥以爲他。這回替館主人的姪小姐治病。是有意自炫嗎。這房裏沒有外人。我不妨說給老哥聽。他這次從廣東到這裏來。上岸就到我那裏。身上一文錢都沒有。我的境况。老哥是知道的。豈但沒錢給他使。連可給他暫且安身的地方都沒有。若論他的本領。不是我替他吹牛皮。便立刻要弄一百萬到手。也不是件難事。但他平生不曾做過一件沒品行的事。沒使過一文沒來歷的錢。我祇好紹介他到這裏來住。等過了年。再往別處去。前幾日他到我那裏來說。旅館裏的房飯錢。五天一結算。已送了四次賬單來了。共有二十多塊錢。再不償還他。面子上有些不好看。我說不妨事。館主人和我有交情。已說過了。

到年底算賬，賬單儘管送來，這是上海一般旅館的例規，你不理會就沒事了。他說是這般難爲情，我知道館主人家有個殘廢的女子，我學毛遂自薦，替他家治好了，房飯錢就遲點兒還他，便沒要緊了。我說那很好，你不必自薦，我去對館主人說就是了。他連說使不得，我見他執意要自薦，也就由他。昨日又來對我說，病已治好四成，第五次的賬單，過了期，還不曾送來，大約暫時不至向我逼賬了。旅館主人搶着笑道：豈有此理，莫說陳先生替舍姪女治好了病，就祇憑朱先生這點面子，住三五個月，我好意思向陳先生問賬嗎？翼黃連忙點頭道：這是我相信的，不然也不敢紹介他到這裏來了。翼黃坐下來，向我說道：復君，這回若不是手頭很窘，決不至毛遂自薦的，替他姪小姐

治病這也是合該他姪小姐的病要好。才有這們湊巧。復君的脾氣從來不肯求人。人家也不容易求他。館主人笑道。這確是舍姪女的災星要脫了。恰好陳先生和小兒在這房裏談話。我在隔壁房裏聽得分明。立刻過來求教。不然也當面錯過了。翼黃不做聲。望着陳先生笑。我到這時才知道陳先生的名字。叫復君。方才進房的時候。雖曾請教他的台甫。祇因他說話的聲音很低。也全是平江口音。畢竟聽不大明白。我和翼黃的坐位相近。低聲問道。陳先生此時尙穿夾衫。廣東氣候煖。自沒要緊。到此地還這們單薄。不冷麼。若是一時沒有合身的冬服。不嫌壞。我尙有一件羊皮的袍子。老弟可將我這一點誠意。達之陳先生麼。翼黃大笑道。這是老哥一片愛才誠意。有甚麼不可向



他說不過他十年以來不曾穿過棉衣並非沒有冬服是用不着冬服他就穿這一件夾衫有時還汗流浹背呢祇是他雖不能承受你這點人情總不能不承認你是他的知己了說時回頭呼着復君笑道有客到你房裏來了你就不能略盡東道之誼嗎陳復君正色道你不要也和我開玩笑館主人忙道豈敢豈敢東道之誼應該我盡才是我也從旁搶着說道館主人東道之誼早已盡了我和陳先生都在此地作客本來無可分別是誰的東道不過要於無可分別中分別出來就是先到此地的應作東道我到上海已過了半年住這裏也有了三個多月這東道天經地義的是應我做我說了就起身打算叫茶房去買酒叫菜翼黃哈哈大笑道四爺你怎的忽然這們老實起來



我立住脚問道。你這話怎麼講。翼黃道。你且坐下來再說。我祇得又回身坐下。翼黃道。我明知復君手中很窘。你租館主都不是外人。定要盡甚麼東道之誼呢。祇因他會一手小把戲。正和

綠野仙

蹤小說

上所寫

冷於冰

的搬運



法一般

百里內

的東西

不拘甚

麼祇要

是輕而易舉的。都可立時搬運得來。我說盡東道之誼。是想他做點兒這類的小把戲給你。看搬運了酒菜或點心。我們就擾了他的。這便算是陳復君做東道了。我一聽這話。直喜得跳起

來向陳復君就地一揖道。要先生做東道。本來不敢當。但是像翼黃老弟所說的這種東道。我却忍不住不領先生的情。館主人聽了。也起身向他作揖。翼黃就在旁邊笑道。看你再好意思推脫。陳復君祇得起身答禮。半晌躊躇不語。翼黃從衣袋摸出一塊光洋。交給復君道。這塊錢是我內人給我。教我順便買塊香皂回去洗臉的。暫時抽用了。給你做這東道罷。復君伸手接了。我連忙止住道。我這裏有錢。弟婦的錢。怎好抽用。我說着。卽往口袋裏掏錢。翼黃笑道。不行。復君使我的錢。沒要緊。老哥的钱。他決不肯使的。不用客氣罷。我聽說。就祇好不掏了。復君抬頭望了一望。說道。這間房沒有朝外的窗戶。這把戲玩不了。我說樓上行麼。我那房間。有兩個朝外的窗。並且還朝着空處。翼

黃不待復君開口，連說行行。我們就到樓上去罷。我不能和復君一般不怕冷。這房裏沒有火，兩手都凍僵了。到老哥房裏烤烤火也好。於是四人一同上樓到我房裏。



### 第五章 空中飛來酒食

那七號房是一間極小極黑暗的房。平常沒人肯住的。房裏的電燈本來就祇五枝燭的燈泡。那燈泡又不知用過多少日子了。簡直比幾十年前的茶油燈還要黑暗。那裏看得清人的面目。我在那房裏和陳復君對坐了那們久。實不會看出他的相貌來。我房裏的電燈比他房裏大了二十倍。又是新出的半電





泡照耀得如同白晝。這才看出他的面目來。他那相貌和尋常的小商人一般。沒一點驚人之處。加之身材短小。衣服襤褸。任是誰人見了。也看不出他是個有本領的人來。實不能怪館主人瞧他不起。當他初來的時候。對我說那些憂慮他住了房子。吃了火食。沒有錢還的話。便是我這老走江湖。閱人多矣的張四爺也無從看出他的本領來。在我房裏。是和我斜對面坐着。我很仔細的看他。却被我看出他一處驚人的地方來。他那一對耳朵。果是奇怪。與別人不同。比我們的大了三分之二。厚薄倒差不多。駭人的就是一張一揚的動。和貓兒的耳朵一般。我初看出來。還疑心是我的眼睛。看久了有些發花。特意移近坐位。看了一會。確是動的有趣。有時一隻向前。一隻向後。有時兩



隻都向前。或都向後。我悄悄的問朱翼黃道。你知道陳先生的兩耳能動麼。翼黃笑道。他肚皮裏的學問。我都知道。這顯在面上的耳朵。我會不知道嗎。我又問是生成能動的麼。翼黃搖頭道。那是生成的。全是苦功練出來的。他豈兩耳能動。通身的皮膚。沒一處不能動。館主人坐的略遠些。聽不出我二人說甚麼。笑催復君道。先生的東道。可以做了麼。復君點頭應好。翼黃問我道。有玻璃酒瓶麼。我說我是個好酒如命的人。豈沒有酒瓶。要幹甚麼呢。翼黃笑道。且拿一隻空瓶來。自有用處。我即拿了一隻。交給翼黃。又問道。老哥想喝甚麼酒。想幾樣甚麼下酒菜。不用客氣。祇管說出來。好教他搬運。我就笑着問館主人。館主人仍推我說。我說要章東明的三十年老花雕。紫陽觀的醉蟹。



以外再買幾個天津皮蛋。幾包油炸花生米。就是這們夠了。說得大家都笑起來。翼黃將酒瓶遞給復君。復君道：「還要一條大褂子。一件布長衫。」我從箱裏取出一條包衣的包單來。布長衫。我却沒有。館主人笑道：「我有。」我就下去拿來罷。復君搖手止住道：「不用去拿。」我身上脫下來。就行。祇見他把酒瓶和那一塊光洋。用包單包了。再從身上脫下那青布夾衫來。連酒瓶用兩手捧了。走到窗戶跟前。開了窗戶。這時的雪。手掌大一片。紛紛的。祇下。那冷風吹進來。削到面上。如刀割。陳復君一點也不露出縮瑟的樣子。當窗立着。寂靜無聲的半晌。大約是在那裏默念咒語。我和館主人。分左右立在他貼身。仔細看他怎樣。惟有朱翼黃怕冷。坐在火爐旁邊不動。也因爲是見過的。復君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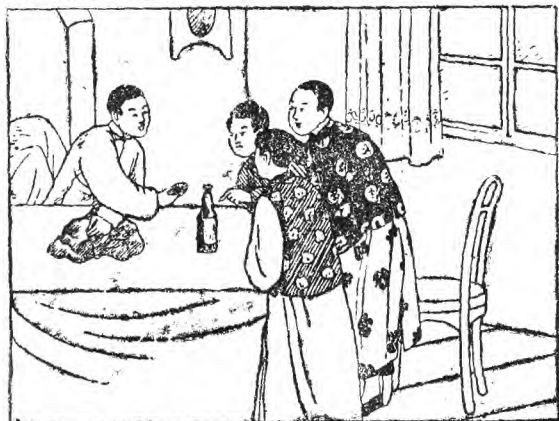
立了約三分鐘久，祇見他高舉兩手，伸出窗外，彷彿作勢攢東西出去的樣子。兩手一散，就祇剩了那件夾衫在手，包單酒瓶洋錢都無影無蹤了。他動手要攢的時候，我也曾定睛望着，但是全沒見一點兒影子。問館主人看見甚麼沒有，他說的也和我一樣。陳復君將夾衫披在背上，向我笑道：「張先生怕冷麼？此時窗戶可以關了，等歇酒菜來了，再打開不遲。」我說關了沒要緊麼？我固是有些怕冷，翼黃更比我怕的厲害。復君隨手將窗戶帶關，都回原位坐下。我向翼黃道：「這怎麼謂之小把戲？江湖上玩把戲的，也有可以搬運酒菜的，祇是有真實法術的很少。障眼法騙人的多，誰能及得復君先生？」翼黃笑道：「這法在復君祇能算是小把戲，他還有一種玩意兒，很是有趣，你若當了」



衣服在當店裏，你祇將當票和算好了的本利若干給他。他立時可照剛才這種法子替你取贖出來，絕不錯誤。你看有趣麼？我說若當在天津或漢口，由此地去取贖，行不行呢？翼黃望着復君道：那行不行？復君答道：也行。不過當多了錢就不行，便是本地也祇能取贖一塊錢以內的。當多了也不行。復君說到這裏，復起身把背上披的夾衫取下來，仍走到那窗戶跟前，開了窗門。我和館主人不約而同的也都趕着去看，祇見他兩手提着兩隻衣袖，支開來遮着窗戶，口中仍像是在那裏念咒，約有一分鐘的光景，兩手忽然往窗外一抱，即聽得夾衫裏面有紙包兒相撞的響聲。登時覺得他兩手捧着很大一包，翼黃已站起身笑道：這東道做成了，四爺且關了窗戶，再來吃喝罷。我急



忙把窗門關了。看陳復君捧着那個大包放在桌上。先解下夾衫穿上。才解開那包袱。伸手提出一瓶酒來。又拿出四個皮蛋來。又拿出一串四隻醉蟹來。又拿出四個小包來。我知道是油炸花生米。翼黃包兒來。翼黃忙問是甚麼。復君笑道。嫂嫂不是教你買香皂嗎。



笑道。沒有了。四爺嘗這酒。看不是章東明的。三十年陳花彫。我正待提酒瓶過來。用鼻孔去嗅嗅氣味。陳復君又從包袱裏拿出一個四方

我怕你等歇回去不好消差呢。翼黃笑着接了一看是一塊法國製的檀香皂。這一來直把我和館主人驚得瞠目結舌。骨頭縫裏都是貯滿了佩服他的誠心。竟猜不出他是個甚麼人物。姓黃的朋友問道。你喝那酒。真是三十年的陳花彫麼。張四爺道。若不是章東明的。不是三十年的陳花彫。我也不佩服到這樣。那酒瓶封口的紙。分明是章東明的招牌紙。酒到口我就能分辨得出一點也不含糊。祇有紫陽觀的醉蟹。沒有買着。陳復君說也是章東明的。因天氣晚了。紫陽觀已打了烊。你們三位說。這不是有驅神役鬼的本領嗎。據朱翼黃說。他還會算八字。算的極靈。八字這樣東西。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所以不曾請他算。黃太太道。你不相信。我絕對的相信。我們吃了晚飯。就同到

你旅館裏去。你可以給我們介紹麼。張四爺笑道。豈但可以給你們紹介。他見我和朱翼黃是老把。很不將我當外人。昨日在我房裏談了一下午的話。已彼此不從絲毫客氣了。嫂嫂若想請他算八字。我包可辦到。黃太太聽了。歡喜異常。一疊連聲催廚房開飯。當下我們吃過了晚飯。遂一同坐車到張四爺旅館裏來。



## 第六章 風雪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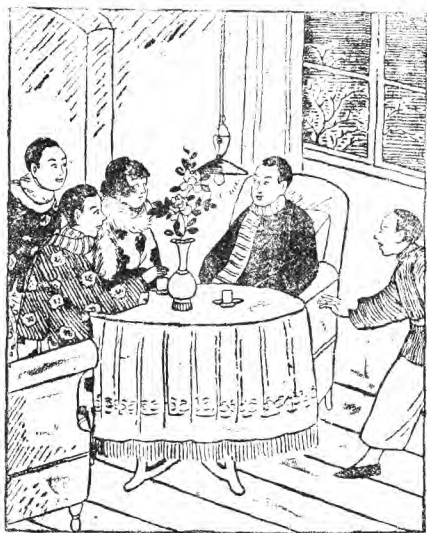
我們一行四人在新重慶路乘坐黃包車。一會兒就到了三馬路。陳復君住的那家旅館門首。張四爺在前引着我等三人。直



到陳復君的房門口，祇見房門開着，房中連那盞五枝燭光的電燈都熄滅了。張四爺跨進一脚，伸頭向房裏發出驚異的聲音，說道：「怎麼呢？出去了嗎？」正說着，一個茶房走過來，說道：「會陳先生麼？張四爺已折轉身，手指着房裏向茶房道：『出去了嗎？』」茶房笑道：「哦，原來是張先生啊。搬了房間，搬在樓上二十八號，剛才搬上去的。」張四爺道：「二十八號，不就是我那房間的對面嗎？」茶房連點頭道：「對對。」張四爺旋帶着我們上樓，旋向我們笑說道：「爲人真不可沒有點兒整腳本領。」二十八號是這旅館裏的頭等房子，平常要賣五塊錢一天。你們想想，他若不是有這點兒整腳本領，在這整腳的時候，夠的上住這們講究的房間麼？我們都笑着點頭，迎面走來一個茶房，一見張四爺上來，卽

回頭從身邊掏出一串鑰匙來，急忙走到一間房門口，開門。張四爺且不進他自己的房，走到二十八號，舉手輕輕的在門上敲了兩下，却不見裏面有人答應，接着呼了兩聲，陳先生也沒聲息。這時我和姓黃的朋友，都很覺得失望，暗想：這些不湊巧。張四爺不是曾說這位陳先生，從來是鎮日的在房中睡覺，不大出外的嗎？今日這般大風大雪的天氣，他偏不在家。我們也就太沒有緣法了。張四爺也用那失望的眼光和聲音，對我們說道：不在房裏。大約是到翼黃那裏去了。請去我房裏坐坐。看待一會兒怎麼樣。黃太太笑道：莫是睡着了，沒聽得你敲門的聲音麼？張四爺不住的點頭。我這時心裏，很以為黃太太猜度的有幾成不錯。張四爺也不辭門，就在板壁上打了幾下。

又望着我們笑道。我知道這房的床是靠着這板壁的。他若是  
 睡了。再沒有敲不醒的。是出外無疑了。我們祇得無精打采的  
 走進張四  
 爺房裏。準  
 備堅候。張  
 四爺按鈴  
 叫茶房生  
 火爐。方才  
 拿鑰匙開  
 你把火爐生起。再去買點兒酒來喝罷。茶房應着是待下樓  
 去取火種。張四爺又叫他轉來問道。樓下陳先生是搬到二十  
 爺道。晚飯  
 沒有。張四  
 過了晚飯  
 張四爺用  
 房走來。問  
 門的那茶  
 房走來。問  
 張四爺用  
 過了晚飯  
 沒有。張四  
 爺道。晚飯  
 是用過了。



八號來了麼。茶房應道：剛搬來一會兒。張四爺道：他吃過晚飯  
 出去了嗎。茶房搖頭道：好像沒有出去吧。老闆請了他下去。這  
 時祇怕還在老闆房裏。我們一聽茶房的話，都立時高興起來。  
 一個個的臉上，不由得都露出了笑容。張四爺道：你下樓取火  
 種，順便去老闆房裏看看。陳先生若是在那裏，你就向老闆說  
 一聲，祇說有一位陳先生的親同鄉，特來拜望陳先生。現在二  
 十四號張先生房間裏等着。茶房一面聽張四爺說話，一面偷  
 着用眼打量我們三人。我看那茶房的神氣，好像打量着我們  
 的時候，心裏暗自在那裏揣想道：甚麼親同鄉來拜望。想來看  
 看把戲也罷。哪。茶房去不多時，託着一火剷紅炭進來。張四爺  
 不待他開口，已笑着問道：你說了麼。茶房笑道：陳先生已跟老

闖到人家看病去了。我還祇道在老闖房裏咧。茶房這幾句話一說出來，又把我們一團高興掃個精光了。其實這位陳先生會得着，與會不着。於我們三人有甚麼多大的關係。用得着是這們一會兒高興一會兒着愁。不到兩三分鐘的時間，腦筋中變幻了幾次狀態。這就是一腔好奇之念，驅使着我們。是這般忽愁忽喜。祇是當時雖把一團高興掃去了。然忍耐的性子。三人一般的堅強。都存心要等到十二點鐘敲過。若是再不回來。就祇好不等了。至於必要等他回來。是一個甚麼目的。便見了面。又將怎麼樣。難道就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是想看把戲來的。請陳先生玩一套把戲。給我們看嗎。當時對於這一層。我們三人都不曾用腦力。略略的研究。心心念念的。所思量就祇怕

他回來的太暗。或這夜竟不回來。我們見不着面。以外的事。甚麼也不放在心上。張四爺教茶房買了些酒。和下酒的菜。我們坐下來。才喝了兩杯酒。的工夫。忽聽得樓口。有二人說笑着。行走的聲音。張四爺喜笑道。來了。這是館主人的聲音。我聽得出。同館主人去的。必得同回來。等我迎上去看看。說着起身。開了房門。跨出去。就聽得大笑道。果是陳先生回來了。有先生的同鄉。向某某和黃某某來奉看。已在我房裏等了好一會了。張四爺是這們說過之後。並不聽得陳復君回話。隨見張四爺引着一胖一瘦的兩個人進來。我們同時立起身。不用張四爺紹介。我等一見就知道這個身材瘦小的。是陳復君。身上僅穿着一件青布夾袍。馬褂背心都沒穿。一件在上面。頭上科着頭。也沒



戴帽子。淡黃色的臉堂，兩條眉毛極是濃厚，眉骨高聳，兩眼深陷，在高聳的眉骨之下，就彷彿山岩下的兩個石洞一般。準頭又豐隆，又端正，額上的皺紋很多，眉心也不開展，使人一望就知道他是一個用腦力極多的人。身上衣服雖是單薄，到了極點，但不僅沒有縮瑟的樣子，並且才從外面風雪中進來，館主人披着很厚的外套，裏面是猗猗的袍子，頭上貂皮暖帽，凡所以禦寒的東西，無不完備，尙且冷得臉如白紙，全沒一些兒血色。兩耳便紅得和猪肝相似，兩手互插在袖筒裏，口中還祇嚷着好冷呀，好大的北風呀。陳復君立在旁邊，却好像不覺有何等感受，並沒有咬緊牙關，和抖擻精神，與嚴寒抵抗的樣子。正和我等過三月九月那種輕寒輕暖的天氣一般。我在新重慶



路聽張四爺說的時候。我心裏就暗自尋思道。年輕氣血狀盛的時節。穿夾袍過冬。算不了甚麼。鄉下種田的人。不到四十歲以上。穿棉衣過冬的。也不多。記得我十六歲的時候。穿學校裏的制服。也是夾的。竟過了一個冬天。還趁大雪未化。築雪獅子玩耍。到這時見了陳復君的面。這種想頭。却登時打銷了。因爲陳復君的態度。絲毫沒有矜持的意味。在體質好。氣血狀盛的少年。雖多能以單薄的衣衫。和嚴寒抵抗。然畢竟不能像這們行所無事的一些兒。沒有感受。我們三人同時向他行禮。他答禮也是落落莫莫的。確是一個不善交際。不善應酬的人。張四爺代我們介紹了姓名。我略略表明了幾句仰慕的意思。陳復君微笑不曾答話。那旅館主人已高聲笑着說道。這位陳先生





那裏是一個人呢。張四爺一聽這話，也大笑搶着說道：「你這話才說得好笑。怎麼硬當面罵他不是一個人呢。我們三人也不由得笑起來。」館主人忙笑道：「張先生，不要用挑撥手段。我說陳先生不是個人的確不是個人，千真萬真的是一個神仙。今天若沒有這位神仙，簡直要鬧出大亂子來。說不定還要鬧得人命關天呢。」張四爺帶着驚異的神氣問道：「是怎麼一回事？你說他是一個神仙，我很相信，不是恭維過當的話。說時用手指着我們三人，」接着說道：「不過我這三位朋友聽得我述陳先生的本領，欽羨的了不得，定要我紹介來拜望拜望。我心裏雖是很願意做這一回紹介人，但是陳先生的本領，却沒有擺在面上。若講言論丰采，我敢說句不客氣的話，陳先生並沒有大過。」



人之處。然則我雖紹介着。彼此見了面。也不過和見着一個平常人相似。難道見面就好意思教陳先生做一回和昨夜一般的把戲。給這三位朋友看嗎。便是陳先生肯賞臉。我也決不敢如此託熟。難得恰好有一回驚人的事故。說出來給三位聽了。也不枉了他們冒着風雪來拜望的一番誠意。也就和親眼看了把戲差不多。館主人笑道。張先生說得這般珍重。我倒不能不詳細點兒說了。諸位且聽著罷。



## 第七章 不可思議的偵探術

於是館主人就從頭至尾講起來。道家兒開設的那家旅館。張



先生曾去過的嗎。近來生意清淡。年關已逼緊了。空了外面一千多塊錢的債。年內萬不能不償還。今年銀根奇緊。借貸是無望的。沒法。祇得和家嫂商量。家嫂略有些私蓄。衣服首飾也不少。家兄要家嫂暫時拿出來。過了年關。明年就容易活動了。那時一定如數歸還。家嫂是個最算小的女子。有多大的氣魄。眼光兒能見的到多遠哩。這一點衣飾和私蓄。可憐他積聚大半世才積到這個數目。一旦要他全數拿出來。雖說的好聽。明年如數歸還。祇是夫妻之間。歸還明是一句話。明年家兄手中。真是活動的很。倒還有點兒希望。若是生意和今年一般清淡。我們做生意的人。那裏有一注一注的大橫財呢。欠了旁人的。信用上的關係。失了信。便不能在上海商場中混。所以就變賣產



業或出極重的息告貸也得打腫臉稱胖子。至於自己老婆的錢祇要拿得出就是十萬八萬也是用了再說。他一時不肯拿出來祇好說的信孚中外誓不爽期。及至到了手用光了誰還把這筆不急之賬擱在心上。家嫂也是個很精明的人如何想不到這一層。怎麼肯全數拿出來呢。家兄勸說了好幾次。家嫂無論如何祇肯將存在四明銀行的五百四十塊錢拿出來。還要家兄拿出一樣值錢的東西作抵押。家兄有一千塊錢北京自來水公司的股票願意拿出來作抵押品。但是得加借四百六十塊錢的當頭。合成一千一千抵一千。總算是穩當了。家嫂仍是不願意。家兄打發舍姪來接敝內去作說客。好容易費了多少唇舌才說妥了。家兄先把股票交給家嫂。要家嫂把四明

銀行的存摺拿出來。家嫂存在四明銀行的錢大約不止五百四十塊。就不肯要家兄去取衣服首飾。也不要家兄去當。這是前三日的事。約了昨日。由家嫂取了當了。爽爽利利的。交一千塊錢給家兄。家兄祇要說妥了。也就樂嫂的一千塊錢。必已交出來了。沒想到今日一早。家兄就跑到我這裏來。愁眉苦臉的。要我趕緊替他設一千塊錢的法。因為約好了人家。再不能失信。我說。嫂子不是已經替你設了一千



得不經手。我和敝內到了昨日。以爲家

塊錢的法嗎。怎麼還要一千哩。家兄躁脚道。決不要提你那  
賢良的嫂子了。混賬到了極處。我此時沒有工夫說他。你祇趕  
緊替我設法罷。你有法設便好。若沒有法設。就直切了當回絕  
我。我好有我的打算。我聽了家兄這般說法。又見了那着急的  
樣子。素知道他是個性急想不開的人。他所謂有他的打算。不  
是懸樑。便是跳黃浦江。心想家嫂雖是個沒多大見識的女流。  
但平日說到那裏。做到那裏的脾氣。我是知道的。既當着敵內。  
說得千妥萬妥。拿出一千塊錢來。決沒有無緣無故。又變卦的。  
莫不是家兄先變卦。忽然想將那作抵押品的一千塊錢股票。  
抽回家嫂。因此不肯將錢交出麼。我自以為猜度的很是。便向  
家兄道。不論辦的到辦不到。總得替你設法。嫂子的錢。大概是



不肯拿出來了。你那一千塊錢的股票呢？家兄道：「有股票，也不來找你設法了。你那不賢良的嫂子，見我近年倒霉，反時常問我要錢，好存積起來。預備我斃了腳的時候，他好有錢使用。我既是樣樣事都不順手，那裏還有錢給他呢？那一千塊錢，自來水公司的股票，他早就吵着問我要，說這是一千塊錢，靠得住的活動產業，要給你姪兒留着做學費。我不肯給他，他爲這事和我鬧過幾次唇舌。這回的事，他那裏是肯借錢給我咧。原來是拿借錢給我爲由，想騙我這一千塊錢股票的大前天，交股票給他的時候，他不肯拿銀摺和當頭給我，就是他的搶花。昨日他坐着包車，提了一個小皮包，在外面兜了一個圈子，回來說人不適意，倒在床上睡了。我因在外有事體，到夜間九點鐘



才歸家。一切賬項都約了在今天下午送還給人家。歸家後，自然問他要那一千塊錢。他裝做得真好笑，聽說我要錢，慢騰騰的翻起身來，伸手往枕頭邊一摸，沒摸着甚麼，立時就做出着慌的樣子，一蹶劣跳下床，翻開枕頭，看了一看，又翻開被臥，看了一看，更做出戰戰兢兢的樣子，說道：「怎麼呢？誰把我一個小皮包提去了呢？」我這時一見，就料道是搶花，忍住氣問道：「錢攔在小皮包裏面嗎？」他也不答應我，祇在滿床墊被底下翻來覆去的尋找。我就說：「這房裏除了自己家裏人，甚麼外人也不能進來。幾十年來，也不曾失過竊，難道攔在枕頭邊的皮包，還有一個人睡在旁邊，也會有扒手進來扒了去嗎？」他也說不出一個道理，開口就大哭起來，旋哭旋用頭去床架上亂撞。我見了



他這裝假的样子。心裏說不出的痛恨。但是我也懶得多說。祇拿他拉住說道。皮包失掉了。且待慢慢兒尋找。你把那股票拿給我罷。我約好了人家。明日沒錢。就得要我的命。我拿股票去外面押借。也可押到七八百塊錢。不過吃點兒利息的虧罷了。他儘着我說。祇管哭着不答應我。我急的罵起來道。你不把股票拿出來。打算要怎樣哩。他仍是哭着說道。那股票也放在小皮包裏。不知是那一個沒天良的偷了去了。好笑。他倒想賴在我身上。說是我乘他睡着的時候偷了那皮包。再向他要錢。反揪扭着我。要和我拚命。若在平日。失掉了旁的物事。我却不能不認真追尋。要是失掉了值錢的東西。總得報告捕房。便再花費幾文。也是沒法的事。祇是這回。我明知是他的搶花。問他他

是死也不肯承認的。鬧到巡捕房裏去。徒然丟我自己的臉。便和他吵起來。也是給住的客人笑話。所以我也不願意和他多說。賭氣在客房裏。睡了一夜。想來想去。惟有盡人事。來找你商量一番。你就去向人叩頭。也說不得。不能籌到一千六七百。也可以暫時敷衍過去。你若也真個和我一樣。設不出法。就不必談了。我聽了家兄的話。心想家嫂雖然把錢看得和性命一樣。想多積聚幾文給兒子的心思。也是有的。但是明知自己丈夫。在這樣要緊的關頭。不拿出錢來。替丈夫輕擔負。反利用時機。拿手段來騙取丈夫值錢的東西。就是十分惡毒的女子。也不見得便忍心。這們害自己的丈夫。張四爺聽至此。也搖頭說道。論情理。實可斷定沒有這般狼毒的事。祇是要證明這事。却真



是不容易。館主人對陳復君舉着大拇指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陳先生這回救了兩條性命，功德真是不小。我當下卽向家兄說道：你就在這裏坐一會。我且去外面張羅着。看是如何。我口裏是這們說，其實一時教我也無處張羅。我深知家兄是個最拘成見的人。我心裏認定了是家嫂掉搶花。若不得一個水落石出，任憑你說得天花亂墜，他祇是不相信的。所以我也替家嫂分辨。留家兄在我房裏坐着。我就跑到家嫂那裏。祇見家嫂已急得和失心瘋的人一般了。翻着一雙怕人的眼。半坐半靠的斜躺在床上。如癡如呆。神氣似哭非哭，似笑非笑。那臉色就蒼白得十分難看。如果是有意掉搶花，能裝假急成這個樣子嗎？我到床前叫了幾聲。家嫂才心裏明白。向我點點



頭就乾號起來。若在旁的粗心人，見他哭的沒有眼淚，必然更疑心他是假哭了。我很知道傷心或忿急過度的人，多有乾號沒有眼淚的。這種沒有淚的乾號，比有淚的哭泣，還要厲害幾倍。我料想純用空言去安慰他，是不中用的。開口便說道：「嫂子不用着急，你失去的那小皮包，我已探着了一些兒蹤影。包管你丟不了，你且定一定神，把皮包內的銀錢數目看銀錢之外，還有些甚麼東西，慢慢的記出來，說給我聽。我尋着了的時候，好把數目對一對。如有不對數的，好跟着追尋。此時不寫出來，臨時查點不清，事後便難再追了。」家嫂見我說的這般容易，他從來很相信我說話不荒唐的心裏，一高興，臉上登時轉出了一些兒喜容，兩眼也活動了，極力掙扎起來，就床上對我叩了

一個頭道。這就是叔叔救了我一家人的性命了。這一來倒把我嚇的不得主意了。我說那已探着了一些兒蹤影的話。原是隨口說出來。安他的心的。那裏探着了甚麼蹤影呢。不過我既經說出了口。又害他叩了一個頭。祇好避說。共有一千零八十塊錢。一本股票。一本四明銀行的存摺。三



過一邊說道。東西是丟不了的。嫂子放心。就是隨着就問他皮包裏有多少銀錢。還有些甚麼東西。家嫂

張大昌的當票八十元是現洋。一千塊錢是鈔票。此外沒有甚麼了。我問當未曾睡着的時候。有甚麼人進這房裏來沒有。家嫂說沒有。因為我在外面受了點風寒。回來覺得有些頭痛。本打算一到家。就把這一千塊錢。交給你哥哥的。因他出去了。我祇道他回家得早。我又頭痛。懶得開箱子。鎖箱子。橫豎等一會兒。他回了。交給他。就完事。因此便擱在枕頭旁邊。我也就倒在枕頭上睡了。並沒打算睡着的。這也是合該要退財。嘔氣。平日我睡着。極是警醒。房裏一隻貓子走過。我都聽得出。這房間的地板。更比別的房间不同。就是一個小孩子走動。也是一顛一顛的。震得箱子櫃子的環。一片聲響。偏巧我昨日睡的那們死。竟一些兒不覺着。若不是你哥哥來喚醒我。還不知要睡到甚。

麼時候呢。索性是這們睡死了，不再活轉來，倒也好了。我又問道：怎麼把股票也放在一塊兒哩？家嫂長歎一聲：雖說是合該退財，也祇怪我過於小心所致。叔叔是知道我不認識字的，這一疊子花花綠綠的紙頭，上面畢竟寫着些甚麼，全不知道。在旁人拿這東西，到我這裏來抵押，我倒可以放心，因為旁人不知道我一個字不認識，決不敢拿不值錢的東西來哄我。並且我家裏也還有認識字的人，惟有你哥哥的事，是難說的。他隨便拿一些印得花花綠綠的洋紙，說是北京自來水公司的股票。家裏的人，他都可以預先吩咐。大家作弄我一回，祇要哄過了這一時，我便發覺了，也沒甚麼要緊。我心裏因此放不下，昨日順便帶出去，先問了一個女朋友的丈夫，說是不錯。我到四

明銀行取款的時候。又問銀行裏做抵押。像這般的股票。一千元可押多少。銀行裏說。可押六百塊錢。我於是才相信是真的了。誰知有這們倒霉。會一股腦兒被沒天良的賊偷去呢。張四爺笑道。尊嫂也真算得是個精明能幹的女子了。館主人也笑道。却是精明反被精明誤。我既問了個明白。就思量他家裏的人。前頭那個嫂子。死去了十八年。祇生了一個兒子。於今已有二十六歲。在南京做生意。這個嫂子。是續弦的一子一女。年紀都輕。大的還祇得七歲。小的四歲。兒女是絕對不能偷盜的。他家用的娘姨。比別家的。却格外可以放心。年紀已有了五十多歲。又蠢又笨。在他家做了十多年。從來打發他買物事。不曾措過一文錢的油。怎麼知道他不措油的呢。他的腦筋極遲鈍。又



沒一些兒記憶力。教他去買東西。一次祇能買一樣。買回來。要買再去。那怕就是在一家店裏。買兩樣貨物。他也是要做兩趟跑的。若要他圖簡便。做一次買回。他一定給你弄錯。並且要買多少錢的東西。就祇能給他多少錢。萬不能拿一塊大洋給他。要他去買一角小洋的東西。蠢的笨的。我都見過。却不曾見過蠢笨到這般厲害的。那個娘姨。莫說家兄嫂。用了他那們多年。能相信他不會偷盜。就是我都替他保險。他家除了娘姨子女以外。更無可疑的人。至於茶房。雖有十來個。但從來沒一個能進家兄睡房的。我思量好一會。竟思量不出一點兒頭腦來。祇得隨口教家嫂安心等着。自有水落石出的時候。說了作辭出來。在路上胡思亂想的。忽然心血來潮。就想到這位陳神仙。

了。連忙跑回來找他。却喜他還睡着不曾起來。我也顧不得驚醒了他的安睡。連推帶拉的將他鬧了起來。他問我甚麼事。我說要求神仙爺救命。他還祇道是我開玩笑的。倒下頭。又待睡。我才把事情詳細述了一遍。又把關係家兄嫂性命的話說了。問他有法可設。沒有。他也不答白。仍合上兩眼打盹。好一會方睜開眼。向我笑道。家賊難防。你知道麼。我道。難道果是家嫂藏起來了。打算騙那一千塊錢的股票嗎。他搖頭笑道。有這種事。不是人倫之變嗎。我說。然則家賊是誰呢。他又不答白。我真是和求神一般的。求了好一會。他才答應去。家兄那裏看看。我得了他這一句話。自然喜出望外。隨即叫茶房弄了些點心來。給這位神仙爺吃了。這時家兄還坐在我房裏。我即通知家兄陪

着這位神仙爺一同到了家兄旅館裏。看諸位曾見過這種本領沒有他（指陳復君）一句話也不問。祇略坐了一坐。就教用磁盆盛一盆清水。擱在家兄睡房裏的地板上。要了一張白紙。一不畫符。二不念咒。就這們將白紙往水上一覆。點了一盞清油燈。在磁盆旁邊。不到一分鐘的時間。這位神仙爺兩眼不轉睛的。注視在那張白紙上面。一會兒就問道。失去的那個小皮包裏面。是不是還有一面四方小鏡子。一把小牙骨梳子呢。家嫂在旁聽了。連忙說道。不錯。先生可知道是誰偷去了麼。先生若是能替我追尋出來。銀錢股票沒有損失。我情願酬謝先生二百塊錢。家兄就說道。莫說二百塊。便再多酬謝些。我也甘願。他笑道。東西是追尋的着。祇怕得略略的損失些兒。不過是

誰偷盜的。我却沒有這本領。查不出來。家兄立刻作了一個揖。道。查不出人也罷了。祇求把東西追回來。但不知東西現在那裏。先生將怎生一個追法。他忽然跳了起來。伸手問我道。你身上有銅元麼。快拿幾個給我。遲了便不好辦。我這時身上祇有十二個銅元。隨手都掏了給他。他頭也不回。直向外面跑去了。我和家兄嫂都莫明其妙。等我追出大門。向兩頭馬路上一望。已不見一些兒影子了。回房少不得大家研究。這葫蘆裏畢竟賣的是甚麼藥。才談論了十來分鐘久。祇見這位神仙爺笑嘻嘻的。提着一個小皮包。走了進來。遞給我說道。請令兄嫂查點查點。短少幾何。我却不負責任。家嫂一見那皮包。就笑着說道。我失掉的。正是這個皮包。旋說旋從口袋裏掏鑰匙。我不便開

看。隨手交給家嫂。家嫂伸手來接。皮包已開了。仔細一看。原來那鎖已經弄破了。喜得祇少了五十塊錢現洋。以外完全不會損失。諸位看他是不是神仙。我們幾個人聽了館主人這一大篇話。自然都驚服的了。不得。張四爺正待問館主人二百塊錢酬謝了沒有一個茶房在門外叫老闆。館主人連忙起身。向我們點點頭去了。張四爺便掉轉臉來問陳復君道。到底是誰偷了。豈是真查不出嗎。陳復君笑道。這位老闆精明是很精明。祇是對於他自己的兒子。却糊塗到萬分了。他既溺愛不明。我們外人怎好說出來。他兒子的臉不抓破。以後還有一些兒願惜廉恥。若是這回抓破了。在這種沒有教育的家庭中。他的作惡行爲。祇有增加的。沒有防止的。更不得了。姓黃的朋友點頭問

道先生這話確是至理名言。我等沒有見識，不知先生是一種甚麼神術，能知道這們詳細。陳復君道：這不過一種極尋常的小玩意。我們湖南所謂照水碗，湖南人知道的最多，祇是有照的遠，和照的近的，分別與圓光同是一類的玩意，算不了甚麼。



## 第八章 算命何用算盤

此時黃太太忽笑着說道：聽說先生會算八字，我們女子的見解是最信命理的。先生肯給我一點兒面子，替我算個八字麼？陳復君望了黃太太一眼，笑道：算八字本是我的當行本事，但是這東西最靠不住，不信他也罷了。過去的事，確能算得絲毫。

不爽。祇是已經過去的，還用得着算嗎？未來的事，就和天文臺  
窺測晴雨一般。至多能窺測到十天半月，再遠了，就任憑有多  
大的學問，也不中用。至於各行星的軌道速度，雖能窺測得出，  
然於晴雨風雷，是沒有關係的。算八字正是如此。半年以內的  
吉凶禍福，確實能算得準。半年以外，就祇能知道些兒大處了。  
黃太太聽了這話，仍是要請他算，還好，並沒有推諉。卽問張四  
爺道：「你這裏有算盤沒有？」張四爺笑道：「那裏算八字，真要算盤  
呢？我們三人聽了，也很覺得詫異，都望着陳復君，看他怎麼說。  
祇見他笑道：『不用算盤，怎得謂之算八字哩？我算八字，是沒有  
算盤不行。』張四爺道：『我這裏雖沒有算盤，但是可教茶房去賬  
房裏借一個來。』黃太太已起身，按了按電鈴，茶房來了。張四爺

對陳復君道。還用得着旁的東西麼。我沒有的。就教茶房一陣去借辦。陳復君搖頭道。還用得着紙筆。大概是有的。用不着借。張四爺遂將借算盤的話。向茶房說了。茶房的神氣。像是很愉快的。我猜度他的心理。大約是以為借算盤。必又有甚麼把戲看了。欣然答應了一聲。折身去了。沒一會。已拿了一個算盤來。遞給張四爺。即退到房門口。張開口笑着不走。姓黃的朋友向我笑道。這個茶房。必是看陳先生的把戲。看上癮了。我不曾回答。就見張四爺將算盤交給陳復君。陳復君却不接。問張四爺道。你會算麼。張四爺大笑道。我會算。也不找你了。我們三人都笑起來。以為陳復君是有意開玩笑。陳復君正色說道。不是問你會不會算八字。是問你會不會打算盤。祇要會打加法就



行張四爺笑道。原來如此。加法是會的。怎麼加法呢。陳復君道。拿一張白紙給我。不必大的。見方五六寸。就可用。張四爺從抽屜裏。拿了一張白信紙給他。他接在手中。望了望姓賁的朋友。又望了望我。對我說道。請你隨口報數。如二百四十邊報。他這邊算。越快越好。祇要算的來得及。我說夠了。就不要報了。我不開口。你儘管隨口亂報下去。我當時聽了這種稀奇算法。倒非常高興。很願意學那些無聊新聞記者的樣。盡那隨



六八八九  
十七一萬  
三千六百  
四十三等  
亂報。你這

口亂報的天職。如是立起身，走到張四爺跟前，絕無根據的亂報起來。祇可惜張四爺畢竟不是個商人口裏念着三下五除二，四下五除一，才算得出來。我這亂報的原沒甚麼吃力，祇因他這算的太覺吃力，便連帶我這報的也覺吃力了。爲甚麼呢？我隨口報出一個數來，他立時跟着打上了便罷，略遲一點兒，我就忘記了。他却要我補報一遍。這種絕無根據，又毫不用腦力的數目，如何能補報呢？虧得姓黃的朋友，算法比較的高明，從張四爺手中把算盤接過來，我才得暢所欲言。報，陳復君背朝算盤站着，雙手捧着那張白信紙，就電燈底下細看。約莫報了四五十回數目，陳復君忽然揚手道：「夠了。」算盤上百位錯了一子，應九萬三千八百六十三。算盤上是不是七百，我低頭一看。

果然不差。暗想原有種腦力足的人。計算最快。祇是如何會知道。算盤上錯了一子。並知道錯在百位上呢。這不是奇的駭人嗎。陳復君說完。向張四爺道。筆呢。張四爺即拿了枝筆給他。他將信紙放在桌上。右手握着筆。左手捻着指頭。輪算了一會。回頭問黃太太道。貴庚是丁酉年生的麼。黃太太連忙應是。臉上却露出極驚訝的樣子來。我和張四爺跟姓黃的夫婦。都做了六七年的朋友。都不知道他們夫婦。是那年出世的。這時聽得陳復君說出來。不知怎的。我周身的毛髮。都不由得豎立起來。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他。真是面面相覷。都猜不透。這陳復君是個甚麼怪物。陳復君見問了不錯。即提筆在紙上寫了丁酉兩字。寫好了。又要我報。我正待開口。館主人來了。進門就笑問。

道又玩甚麼把戲。教茶房來我那裏拿算盤。姓黃的朋友忙將算盤遞給館主人道。老闆的算盤必是好的。我們正苦算不快。館主人手裏雖接了算盤。却是摸不着頭腦。我祇得把原由。簡單說了一遍。館主人點頭道。最好是兩個算盤。等我去隔壁房裏再拿一個來說着。仍將算盤交還姓黃的。即時跑到隔壁。又拿一個來了。我這回仗着館主人是會算的。報的比前回更快了幾倍。報了好大一會。陳復君才止住說道。老闆的數不錯。是八萬六千三百零二。黃先生的就差的遠了。祇七萬多。一個字都不對。陳復君始終用背朝算盤站着。兩眼看着紙上。他後腦上又不曾長着眼睛。爲甚麼比我和張四爺在旁邊看見的。還要明晰些呢。這不是太怪了嗎。這次就把月份算出來了。此後

又算了兩次。日子時辰，都算毫厘不差。說起這八字的身分家世，及一切經過的事實，其中完全對不對，我們做朋友的，自然有些不知道。祇是看了黃太太那不住的點頭的樣子，知道是算的對了。不過祇算到本年以後的話，却是含糊一派，不可捉摸的話。黃太太也不追問。因時間已是十二點多鐘了，便一同作辭，回新重慶路安歇。我和姓黃的夫婦，議論了好幾日，並且逢着湖南人，就打聽兀自研究不出這位陳復君，是一個甚麼來歷的人物。



## 第九章 怪雀脾與怪名利

後來又隔了一陣。到了二年九月。有一個姓楊的朋友。新從湖南來。我和他談論。問他近來在湖南。耳目所聞見的。有甚麼奇情怪事。足資談助的。沒有姓楊的朋友。是一個最健談。而又富有滑稽性質的人。聽了我問的話。便笑道。近來的湖南嗎。沒有人事可談。可談的。祇有鬼事。我也笑道。像現在的社會。也祇可談鬼話。不能說人話。你我肚皮裏。都懷着不少的鬼胎。就請你談幾個湖南的鬼。給我聽罷。姓楊的朋友。遂欣然向我談了。不少的鬼話。雖也不乏有趣味。使人聽了。忘倦的。却都是零零碎碎。不成一個片段。正談到興會淋漓的時候。他忽然跳起來。說道。正式說鬼話。倒把一個人鬼不分明。的怪物忘了。我連忙問。甚麼叫做人鬼不分明。的怪事。他說道。從今年二月以來。湖南

凡是達官貴人的座上最少不得的。就是這個怪物。說起這個怪物來也實在是有些陰陽怪氣的。這怪物姓陳。名叫復君。聽說也是你們平江人。我一時喜得也跳了起來。說道：陳復君已回了湖南嗎？我半年來腦筋裏所盤旋的就是這位陳先生。正想研究他是一個甚麼來歷。你所聞見的。有關於他的來歷的事麼？姓楊的朋友道：那却沒有。不過我所知道的。很有些駭人聽聞的事。湖南的達官貴人沒一個不認識他。也沒一個知道他的來歷。你記得民國四年湖南軍隊裏的藍辛果麼？我說：藍辛果這個名字。我耳裏聽得極熟。一般軍人都說他有呼風喚雨之能。撒豆成兵之法。趙恆惕宋鶴庚他們都把他當個軍師看待。後來一個敗仗打了。大家才漸漸把信仰他的心消滅了。

你忽然說到藍辛果。難道這陳復君也是藍辛果一流的人物嗎。姓楊的朋友搖頭道。那却不知道怎樣。祇是這陳復君的聲名人品。都在藍辛果之上數倍。我第一次見陳復君。是在一個小軍閥家。本是小軍閥做主人。請他吃飯。有我在座作陪客。吃過飯。就大家搓麻雀。主人請陳復君入局。陳復君推說不會。主人便信以為真。如是我們四個人。扯開檯子。搓將起來。陳復君在四人背後。周圍的看他一時技癢。替我主張了一回。主人就笑道。好嗎。我說陳先生是老於江湖的人。怎麼竟不會搓麻雀呢。來。來。我這一脚。讓給你搓。我們三人也齊聲慫恿他入局。他笑着說道。我入局祇能搓假的。輸贏不算數才行。若是搓真的。祇怕三位沒有那們多錢輸。我聽了。便不相信道。祇要陳先生



照規矩搓。不見得全是你贏。聚角偷牌。玩出種種翻戲。我們便怕搓不過。陳復君道。甚麼翻戲。我都不會。就是會翻戲的一個人。也做三個人不下。我說是呀。不來翻戲。卽請上場罷。陳復君也不推辭。高高興興的坐下來。重新摸



輸了兩底多。祇看見他兩翻來。三翻去。最怪的就是單釣嵌張。過了風。一牌一牌的搓下去。我們三個人都十分注意。他搓過兩圈。我們每人輸了半底。他就笑道。不用再搓罷。我們怎麼肯呢。那曉得這兩圈搓下來。我們每人又

他伸手去摸牌的時候。口裏叫甚麼。手裏就摸出一張甚麼來。屢次如此。你看這牌。還敢搓下去麼。祇得面面相覷的。不敢搓下四圈了。陳復君見我們不搓了。低頭把錢分作三股。退給我們三人。我們如何肯受呢。他笑道。你們不用客氣。在你們有錢的人。原不把這點兒錢。放在心上。但是我贏了。心裏却是過不去。我說。這是那裏話。賭博不輸就贏。有甚麼心裏過不去。陳復君搖頭道。不是這們說。且等我玩個把戲。給你們看了。就知道我這錢。是不應該得了。我們見說有把戲看。都眉花眼笑的。請他玩起來。他指着桌上的牌。對我說道。你隨手拿一張牌。看清是一張甚麼。不要給我。知道放在我手掌裏。我當時就如法泡製的。拿了一張東風。他把手掌伸出。我放在掌心裏。大家八隻

眼睛都睜開望着。看他玩甚麼把戲。他對主人說道。你隨口說要一張甚麼牌。主人逞口而出的說道。要一張四萬。祇見陳復君口裏也跟着喊道。要一張四萬。接着把掌心裏的牌翻轉來。大家一看。不是一張四萬。是甚麼。這一來。可真把我嚇的兩眼瞪着。說不出話來。怎麼分明一張東風。眼都不曾瞬。就隨口變成四萬了呢。陳復君道。你們看。是不是一張四萬。我們自然齊聲答應。是一張四萬。陳復君笑道。你們再仔細看看。可是作怪。那牌在他掌心中。動也沒動。仍舊是一張東風。那有甚麼四萬呢。主人道。我還要試一回看看。使得麼。陳復君道。有甚麼使不得。百回千回都行。主人悄悄的。選出四張二餅來。揣在衣袋裏。教我照初次的樣。摸一張放在陳復君掌心裏。我這次摸的是。

一張七索。主人喊道：我要一張二餅。陳復君絕不遲疑的喊一聲翻轉來。竟是一張明明白白的二餅。主人伸手把這張二餅拿在手中。笑道：且慢。我這副牌祇有四張二餅。我衣袋裏已拿出了四張。看這張假二餅。是那裏來的。旋說旋探手去衣袋裏。掏出四張牌來。打開手一看。祇有三張二餅。却有一張七索。我說我剛才摸的。就是這張七索。我有意看明了竹背上的筋紋。怎的這們快。就跑到人家衣袋裏去了呢。陳復君笑道：你們看這錢不輸的太冤枉嗎。我這贏的。不也太無聊了嗎。我們祇好都把錢收回來。過了兩日。又在一個朋友家。和陳復君同席。這次同席的人。有二十多個。一大半是湖南軍政兩界赫赫有名的顯者。大家都知道陳復君。是一個異人。凡得陳復君指點一

句吉凶禍福。沒一個不是極端信賴的。這日酒席散後，有一個政客請陳復君看相。陳復君推辭道：「我不會看相，但是我知道你百日之內，有一件極難解決的問題發生，雖不至有性命之憂，也得受一很大的驚嚇。」那政客聽了，就求陳復君替他設法解免。陳復君當時從衣袋裏掏出一張二寸多長的卡片來，交給那政客道：「若遇了十分爲難的時候，但用手在這名片上，擦幾下，心裏默念我這時交給你名片的情形，自有妙用。」名片藏在貼肉的衣袋，不可遺失了。那政客接了，道了謝，揣入衣袋裏。我看他那道謝和揣名片時的神氣，很像是不相信的樣子。這是今年二月底的事。其時我在旁邊看了，雖曾親眼見過陳復君的驚人本領，但也不相信他的名片能和孫悟空身上的

猴毛一樣。誰知道那張名片的效力。竟比孫悟空身上的猴毛。還要大的駭人些。你看是不是笑話。我問道。後來那政客。畢竟發生了甚麼爲難的問題呢。姓楊的朋友笑道。那次的問題。關係那政客的生命財產。都極爲重大。我自從二月底。會過那政客之後。直到上月十五中秋節。方在朋友處會見他。這幾個月當中。我雖沒會見那政客。却遇着他的明友或同鄉。總得問訊一聲。看那名片的效驗。確是怎樣。祇因他是巴陵人。在興甯做縣知事。輕易不大到省城來。所以既會不着面。又探聽不出消息。中秋節那日。我一見着他。就把他拉到一邊。匆匆忙忙。寒暄了幾句。就問道。自從二月底。在某處握別後。足下到外縣。換了新鮮空氣。想必比拘守在省城裏的。安適多了。那政客一聽



我這們說立時就想起那次陳復君給他名片的時候。有我在旁邊。一手撈住我的衣袖大笑道。好了。我這回的事。有你做證人了。說完又哈哈大笑。他這們一來。倒把我嚇了一跳。翻着一雙眼望了他。不知要怎生回答才好。他接着說道。二月間我和你。在某處同席。陳復君不是交了一張名片給我。說有爲難的時候。祇要用手在那名片上摩弄一下子。就有解決方法的嗎。我連忙點頭道。不錯。我正要問你。那話兒應驗了沒有呢。真有了效驗嗎。那政客也不答話。笑嘻嘻的。從衣袋裏摸出那張名片來。給我。我看道。你瞧。我此刻還保存在這裏。這東西。真是奇怪的厲害。我說給旁人聽。人家都不相信咧。我就他手中。看那張名片。四角都毛了。他給我看了看。仍揣入衣袋中。拉我坐下來。



說道那次陳復君交給我這名片的時候。我口裏向他道謝。心裏實在有些不相信。祇因一張名片。擱在衣袋裏。也沒有妨碍。便沒人理會他。那次在省城裏。沒住幾日。就到興甯任上去了。在興寧兩個多月。平平安安的。誰也沒想到這名片上去。連陳復君的話也忘了。還是我內人。最是相信這些玩意。我每次更換裏衣。內人總給我。把這張名片裝上。本來四月間。就有公事。必須我親身來省的。因私事一日延擱。一日直待過了端陽節。才動身到省裏來。省長知道我對於華容臨湘兩縣的湖田情形。比一般人熟悉。臨時委我去調查。一件多年的膠轕案。我心想這也是一樁美差。謝委下來。就走祇帶了兩名護兵。四名轎夫。一名挑行李的。在兩縣僅住了一星期。案情已調查明白了。



委任上有三星期的限。我想已離家不遠了。何不借此多餘的限期歸家看看家父母呢。於是就從臨湘動身向巴陵進發。一百八十里路已走過一百里了。夏季日子長。正在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忽然迎面來了一隊荷槍的兵士。望去約莫有四五十人。我以為是那地方駐防的軍隊。也沒人注意。看看相離不遠了。我的護兵跑到我轎子跟前報到。前面來的軍隊。照服裝看去。好像是一隊桂軍。並且行伍錯亂。必是從平江潰竄下來的。請示怎麼辦呢。還是迎上去嗎。我忙教轎子停下。立刻走出轎來。一看果是些潰兵。因近年來的湘軍。很多效桂軍的裝束。也是戴着箬葉斗笠。腳穿草鞋。平江沈鴻英的軍隊。不見得便潰竄到這裏來。又相離已不到兩箭遠。近就要避讓。也來不及。祇

得挺身向前。要轎夫扛着空轎，跟在後面。誰知來的竟是沈鴻英的桂軍。被葉開鑫打得潰了一營。四處亂竄。他們見我護兵背着兩枝步槍。正如蒼蠅見血。登時將我們包圍起來。一連開了十來槍。幸喜是對天開的。不然我早已沒命了。祇聽得一聲呼着繳械。兩個護兵都臥下。裝好了槍。想回槍抵抗。你看這不是糊塗找死麼。任憑你本領登天。兩人也敵不過四五十人。埋急的我祇管揚手。一面教護兵把槍丟了。護兵也是該死。我說的話。好像是不曾聽清。拍拍竟向桂軍回擊了兩槍。爬起來向山上便跑。他們回擊這兩槍。沒要緊。可憐我幾乎急死了。你說那些桂軍肯放手麼。那槍就和放爆竹一般。我到了這時也。就說不得怕丟人了。祇得雙膝跪在地下。高呼不干我的事。却

好。那些桂軍，並沒向我開過一槍。四個可惡的轎夫，見護兵跑上山，他們也跟着跑了。祇剩我一個人，跪在那裏。桂軍分了十多個人去追兩個護兵，其餘的就圍了我。把我提起來，審囚犯似的。審問了一會，有幾個主張用繩縛了我的手，牽着和他們同走。虧在一個像頭目的人，說沒得麻煩了嗎？牽去有甚麼用呢？這乘轎子倒好，去擄四名夫子來，我也來享受享受。他說完，踢了我一脚，教我滾蛋。我巴不得有這一聲，提腳便走，才走了半里多路，心想那一挑行李裏面，很有些重要的案卷，和貴重東西，這一丟失，真是糟天下之大糕了。越想越覺着可惜，不知怎的，猛然想起這張名片來，何不摩弄他一番，看是怎樣，便無效也不要緊。於是心裏就默念陳復君交給我，還有你在旁邊的。

情形一面伸手去衣袋裏，在名片上摸了幾下，真作怪。我心裏一默念，就糊裏糊塗起來了。彷彿耳裏聽得有人說：還不快回頭跟上去。兩脚不知不覺的，仍向剛才遇險的地方走。走到那裏，祇見那些兵正向前走。我坐的那乘轎子，已敢跟上去。但是此時，我心裏並不知道害怕。隨着他們走了十多里，天色已黑了，見他們進了一家莊子，轎子擱在外面，行李



有四個人抬着，却不是我那四名轎夫。那一挑行李，也有一個鄉下人挑着。跟在轎子後面，若在平日，我決不

挑進去了。我在那門口徘徊。門口站着有守衛的兵。像是不曾看見我的樣子。我信步走進裏面。許多兵士都在一間廳堂裏。有坐的。有睡的。有立着談話的。絕沒一個人注意到我身上。不一會有幾個兵。搬了些飯菜出來。大家搶着吃。我覺得有些餓了。也跟着大家用手抓了吃。也沒人看出來。那些兵士吃過了飯。大家在那廳堂上。橫七豎八的睡起來。我的那挑行李也擱在廳堂上。我這時心裏忽然一動。暗想他們都睡了。我還不把行李挑走。更待何時呢。隨即將行李挑在肩上。大踏步出了村莊。趁着月色。直走到天光大亮。也不知道疲倦。像那們重的行李。若在日常。莫說要我挑着走路。就祇要我挑起來。我的肩頭也得痛十天半月。這時我挑在肩上。好像重不到四兩。便是我。

平日徒步行路。也行不到二三十里。就得脚痛。這一夜行了八十多里。還挑着那一肩行李。就換一個壯丁。也不能一口氣行八十多里。這回的事。我至今想起來。仍是和做夢一樣。姓楊的朋友。述到這裏。笑着問我道。你聽了這們荒唐的話。相信不相信。我遂將陳復君在上海的事。說了一遍。給姓楊的朋友聽了。並說道。這事不由我不相信。世間的奇人怪事。儘多。我們的見識有限。不能說不是親眼見的。就武斷沒有這回事。



第十章 神仙師傅

我自從聽了姓楊的述過這事之後。想研究陳復君之來歷的

念頭更加真摯了。也算是天從人願。過不到三個月。這日去看一個新從湖南來的朋友。無意中遇着一個姓余的。聽口音也是平江人。這位余先生。名道南。字岸稜。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我久已聞他的名。是個有些聲望的人。湖南人少有不知道他的。我在湖南的時候很少。所以直到這時才會面。閑談的時候。我問他二人知道陳復君麼。余先生聽了。反問道。你認識陳復君麼。我說。見雖祇見過一次。我腦筋裏印像。却是很深。極願意打聽他的來歷。余先生笑道。你要打聽陳復君的來歷。除了我。祇怕不容易打聽得着呢。我一聽這話。自是喜出望外。連忙要求余先生。不憚煩瑣。詳細說給我聽。余先生點頭笑道。陳復君的家。離舍間沒幾何路。他比我的年紀。小了二十多歲。算是

我眼見他長大的時候。和一般極平常的小孩。不差甚麼。並無些微過人的地方。他家裏很貧寒。他父親是一個異常忠厚的農夫。他母親却又精明。又賢淑。他沒有兄弟。十七歲以前。雖曾從村塾先生。讀過幾年書。祇因家計不寬。不能從有學問的先生。就改業做生意。在一家雜貨店裏當學徒。他十七歲的這一年。同着一個同店的夥計。從省城裏辦貨回來。在半路上的飯店裏投宿。鄉下的飯店。照例一間房裏。看容得下幾張床。便安幾張床。他這回住的房間。開了三張床。他二人。每人佔了一張。還有一張。是一個算八字的佔了。他年輕的人。歡喜說話。問那個算八字的。算一個八字。得多少錢。算八字的道。本來是二十文錢一個。但若是你要算。這時不費我的工夫。又



不要我跑路。還可便宜點兒。十六文錢就行了。他說好。請你給我算一個罷。隨即將八字報出來。那算八字的。捻指一算。很高興的。極力稱贊。是一個好八字。少年人都喜恭維。聽得那稱贊也高興極了。拿出一百文大錢。送給那算八字的。道。你在外面算八字也辛苦。我却不在乎這一點。謝你一百文罷。算八字的也不推辭。歡天喜地的收了。大家安歇。他還沒有睡着。聽得飯店裏的老闆進房來。將算八字的推起來。道。對你不住。請你去別家飯店投宿罷。我這裏有里正吩咐了。不許容留江湖上沒來歷的人。算八字的不依道。你爲甚麼不早說。這時分。教我去那裏投宿。這不是有意欺負出門的人嗎。老闆道。你進來的時候。我們不曾留神。剛才聽得你在這裏算八字。我方知道不

必多說。請你趁早走罷。陳復君睡在床上。心想這却吃了我的虧。我不要他算八字。不是沒有事嗎。這時大家都睡了。從這裏去兩頭都得走十來里。才有飯店。害他跑黑路。豈不太可憐。並且別家飯店。他半夜去敲門。更不見得肯容留他。沒法。我不能不起來。替他向老闆求求情。他於是爬起來。向那老闆說道。這位算八字的先生。住的地方。離我那鎮上不遠。常到我店裏來。我知道他。不是一個沒來歷的人。我在你這裏住的回數不少。你家跑堂的。站灶的。都認識我。我擔保他。在這裏住一夜。老闆瞧着我點面子罷。老闆打量了陳復君一眼道。我有甚麼不可以呢。開飯店巴不得有人來住。就是我們這裏的里正。十分難說話。等歇就要來查查。查不出便罷。萬一查出來。算是違了上頭

的禁令。輕則罰錢幾串。重則打我的屁股。誰能擔當得起呢。陳復君道。里正來查的。老闆祇說是和我同行的。里正要查來歷的。已動身走了。他我自來歷給他。這們可以通融麼。老闆聽得這們說。不好再說甚麼了。這夜也沒有里正來查。次日早起。陳復君看那算八字行的夥計說道。你看這算八字的。不是動身在我們之前嗎。怎麼這時還在我們後面呢。夥計回頭看了一看道。我們快些走。



不要理他。這類走江湖的人，是不好惹的。你昨夜不該給他一百文錢。他祇道我們很闊，跟在後面說不定是想打我們的主意。陳復君的見識也。和這夥計差不多。聽了夥計的話，就加緊脚步，盡力向前飛走。走一會，又回頭看看。那算八字的，總跟在後面，相離仍是不遠不近。越看心裏越慌起來。夥計又埋怨他不該好恭維，把錢不當數。要算是拿錢買禍。他這時除了急跑之外，也想不出躲避的法子。又走了一會，前面是一條河，有兩隻渡船。一來一往的。渡行人過河。二人見靠這邊一隻渡船，正載了十來人，將要開了。便想趕上船。先渡過河。好使算八字的。追不上。二人同是一般的心理。拚命的向河邊跑去。耳裏忽聽得後面有人喊道。那船不能坐呢。二人同時聽了。不由得都停

了脚回頭看是誰喊還有誰呢。就是那個算八字的。已趕到跟前來了。二人更是害怕。陳復君勉強鎮靜着問道。是你喊麼。算八字的點頭道。這船不能坐。你們看已經開了。夥計跌脚道。你不喊我們已上了船。這又得耽擱五里路。算八字的指着陳復君向夥計笑道。你不該死在這裏。所以能同他行走。他和我有緣。所以遇得着我。你還要埋怨人家。你瞧着罷。說話是陡然起一陣大旋風。那渡船行至河心。幾搖幾簸就翻了。船上的人都掉下水。祇一個駕渡船的梢公。泗水上了岸。以外的客人沒救活一個。陳復君才知道那算八字的。是個異人。要跟他做徒弟。算八字的也願意。就是這們帶着陳復君走了。過七八年才回來。便學了這些神出鬼沒的本領。他回來的時候。先到長沙雇

了一班軍樂隊帶着下鄉有人問他爲甚麼雇着軍樂隊同走他祇愁眉苦臉的不說出爲甚麼來到家才一日他的母親就死了鄉裏雇不出軍樂隊他所以從省城帶來像這一類先做出來或先說出來後頭應驗的怪事也不知有許多據他對我說祇因尙有老父在堂不能相從他師傅研鍊大約他父親一死他必無影無蹤的去了

14256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江湖異人傳 (全一册)

【每部價洋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分發行所

北京 烟台 奉天 太原  
長沙 武昌 漢口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紅屋

印刷所

上海閘北西虬江路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著作者

平江不肖生